

平彝縣志

卷九十一

地理志

三

五

平彝

縣志



藝文志

御文 奏疏 記序 考引 文詩

關

聞之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三者俱不朽夫言者心之聲也聖神立言垂教萬世一言而世為天下則此易象詩書春秋禮樂論孟學庸是也其次子史傳記奏牘牋疏有益于世道人心動關國計民生此言皆有物而傳於無窮者也他若簪毫鳳沼揆藻天廷揚厲鋪張光聖謨而迄風雅勒之金石播諸宮絃此又得志一時之為而國有史家有乘夫固無煩紀載也至於文人學士隱居流寓胸

興

懷珠玉發為詩歌或即景生情風流自賞或因物寄興月露悲吟長篇短詠各隨興致之淋漓麗句清詞要皆風雲之刻露其平日研精竭慮吐血嘔心積成卷軸既不能登諸上國和聲以鳴其盛而惟此零篇斷簡五字七字之留貽亦莫後之人覽其遺編登諸一二借此相傳稍慰風昔撫吟之苦又是一方一隅之志所不容沒者也邑地界滇黔路當踵要山川靈秀之鐘冠蓋縱橫之盛豈乏名流惜乎簡冊散失文獻闕如年湮代遠都沈於兵戈劫火之間錦剩珠零難尋諸翳障塵封之內徒

令有心人致歎淪亡無從網羅而為之于邑也其
見于旧志者若干篇首雖不甚佳姑仍旧貫其見
于今志者亦復寥々除奏疏公牘有閩邑治備錄
外而於各体惟即耳目之所周仿志例而亟登之
亦不過存什一於千百以俟後之賢者廣加摭輯
補其未逮云因志藝文竹虛

明諭祭唐時英文

萬曆七年歲次己卯三月丙午朔十二日丁巳皇
帝遣雲南布政使司參政李良臣諭祭巡撫陝西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唐時英曰惟尔蚤擅經術蔚

遣

閒

有才名奮迹制科筮官邑宰歷郎署而出典郡符
躋臬司而荐更方岳靖共厥職所至有声逮簡擢
於撫台俾保厘於全陝三建防秋之策克宣却虜
之威尋指摘於人言遂投閒於故里官守竟昭於
國是清修益重於鄉評頃報令終夫復何憾爰嘉
往績宜沛優恩諭祭所頒北塋兼飭惟灵明之不
昧其祇服以時歌

明唐時英墓志銘

荊州知府

李元陽太祝人

公諱時英字子才濟軒其初號也里居號一相居
士先世湖南人高祖玄三公以成籍徙自辰瀘遂

世居曲靖之北閔曾祖義妣楊祖洪妣鄭皆院德
不顯考經封主事妣伍氏封太安人生公甫十餘
歲皆屬文治尚書日誦千言嘉靖己卯舉於鄉
己丑登羅洪先榜進士授平陽縣知縣始至問民
疾苦惟賦稅不均大為病公銳意以履畝量田為
己任白於大府大府曰此美政也其如豪右何公
曰天子以百里之命畀臣當盡己命以圖於是
不辭怨謗不避險難暴於烈日中面汗雨滴不以為
勞首尾六月而一縣之田腴瘠高下無不得其情
矣冊其大府深加讚歎遂成不刊之典縣有陂塘

三

馮

歲久淤淺公度田興役富無巧免貧不獨勞瀦蓄
有則啟閉有期明年大旱果得水利隣縣所獲亦
於平陽百姓以公為神君馮乙未授戶部主事委
理通倉時新革內官出給皆由主事公與諸僚盟
曰今日之事同舟共濟時也苟三其德狐鼠將乘
吾之隙矣時內官方偵伺以中之一年之內井然
有條然有理官軍使之竟無異議通倉至今守其
法而不移再委權稅九江俸薪自給襍都肅然取
前人雅語揭之庭柱曰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蚤
一刻舟行一刻之程以此自勗常日在之雖賓旅

肅

勗

燕飲應酬紛然終不以彼而妨此也其攷課以公
為戶曹最丁酉皇子生推恩得封父母及本身
文林郎妻張氏安人己亥晉員外郎督理銀庫前
官下錦衣獄人為公危而公始終擘西如法雖毫
厘無不詳且盡焉大司農深器之庚子晉郎中辛
丑拜直隸真定知府時虜井陘真定屬邑也先是
總兵未稟方畧調度不前公至示以所應趨避兵
未動而虜先遁人謂公之先聲有以却之真定名
雖為府寔則直隸之劇藩也况地在要衝政連畿
甸朝言於戶暮傳於京庶務之來立加裁決出納

錢穀纖毫無爽訟無留獄案無積牘賦去其科徭
省其冗在任三年凡膺十荐神明之故水鏡之頌
兒童走卒莫不知之公去三十餘載人之稱之有
如一日甲辰晉貴州按察副使便道省親二親榮
壽喜不自勝擬上疏乞休二親勉之曰汝為憲臣
能忠於國即克孝於家矣豈有二道哉公不敢違
乃之任丙午丁母憂遷貴州參政丁未接父憂服
除補河南辛亥遷浙江按察使壬子遷山東右
布政癸丑遷陝西左布政使歷中外輟著賢聲公
為介潔端莊坦夷樂易及其臨事破奸發伏逆見

敬

隨決如逢蒙之射方逆之占無一不中君子愛之
小人畏之此甲寅秋套虜烽警至虜西顧上問冢
宰湏沉毅才畧之臣為之冢宰以公劉遂晉右副
都御史巡撫陝西時公久以於其地熟習時事謂
諸監之曰虜不足患患四鎮不協心耳今宜先和
四鎮遂飛檄馳書要以必從四鎮果來虜遂退所
公於是一志防煉他無所事在任三載边防鄙晏
然例應給由會旱災地震不敢遽去公退之暇稍
延儒士野老談玄講道言官論其倦不負其勞許
留京用而公歸矣戊午夏至家依布茹淡散髮不

五

孫

擲足不履外戶耳不聞塵事滌除機心容養純淑
方其在位雖鞠躬盡瘁不敢少懈而以適為得以
足為至固已幽結於林中驟感於遐心為日久矣
萬歷乙亥春命子熙載具棺擲衣衾擇葬地乃為
祭擲文有丙三二十五之語不知其所謂也明年
三月二十二日公不食但飲水子孫泣勸不听二
十五逝

貴國朝

裁平糶衛疏
雲南總督 范承勳 字蘇公
看得滇省都司衛所設自明時蓋仿古寓兵於農
之意我 皇朝一統兵置鎮在七拱制軍民糧差

雲南總督 范承勳 字蘇公

同其輸應已於康熙初年間先後奉裁曲靖等八
衛甲屯十一所歸併各州縣又於康熙九年間奉
裁在省左等六衛歸併都勻尚存平彝大理永昌
騰越瀾滄景東等六衛楊林木密馬龍新安姚安
等五所仍屬守千等員管理後因都司不便催征
復題設左右二衛守備二員分管臣到任後即行
該二司查議茲據布政使李昌世按察使蔣寅會
詳稱衛軍既無防守之責又無調遣之例似不必
更設官以糜俸食等因臣復行駁確查滇省軍衛
地方寄居各境則裁衛所以歸有司允屬相宜合

無如該二司所議將復設之左右二衛見存之平
彝六衛楊林等五所裁去其由土軍餘即查附近
之州縣歸併管理再都司一官原有通省考成職
掌軍衛所既已盡裁而留此空員似于名寔未稱
亦應一併裁去計裁都司一員衛守備八員衛千
總九員經歷七員雖節省俸糈不過三千六百餘
兩而冗員既汰共費稍甦其於國民命未必無小
補也

兩

國朝

請設平彝縣治疏

康熙三十四年十月

雲貴

王繼文

看得滇省乃極邊之重地蒙被

總督 皇上隆恩陞授

總督任重而責大夙夜兢：無由報稱凡屬兩者

政事臣惟竭盡愚誠俾網舉日張以仰副 皇上

柔遠安邊至意所有平彝縣治之設謹當特疏陳

情者也查平彝為滇黔接壤四外蠻數而中則要

道也舊係衛治設有守備經歷教授等官康熙二

十六年內前任督臣范承勳將全滇衛所議裁而

平彝一衛勢難獨留是以一併題請分歸別屬在

案誠有見於多一官則多一費冗員不可不為節

七

省但自裁衛以來案據士民董陳策陳王前等額

請設縣以資彈壓又因彼地遼濶狡夷出沒不常

奸民往來最雜自平彝上至滇之靈益州下至黔

之普安州共計四站約遠二百七十里竟無印官

居中分守札軍需政務餉鞘逃人等項需員接應

每委曲靖府通判赴彼料理顧此失彼究非印官

專任其責者可比兼之普安等處界聯平彝向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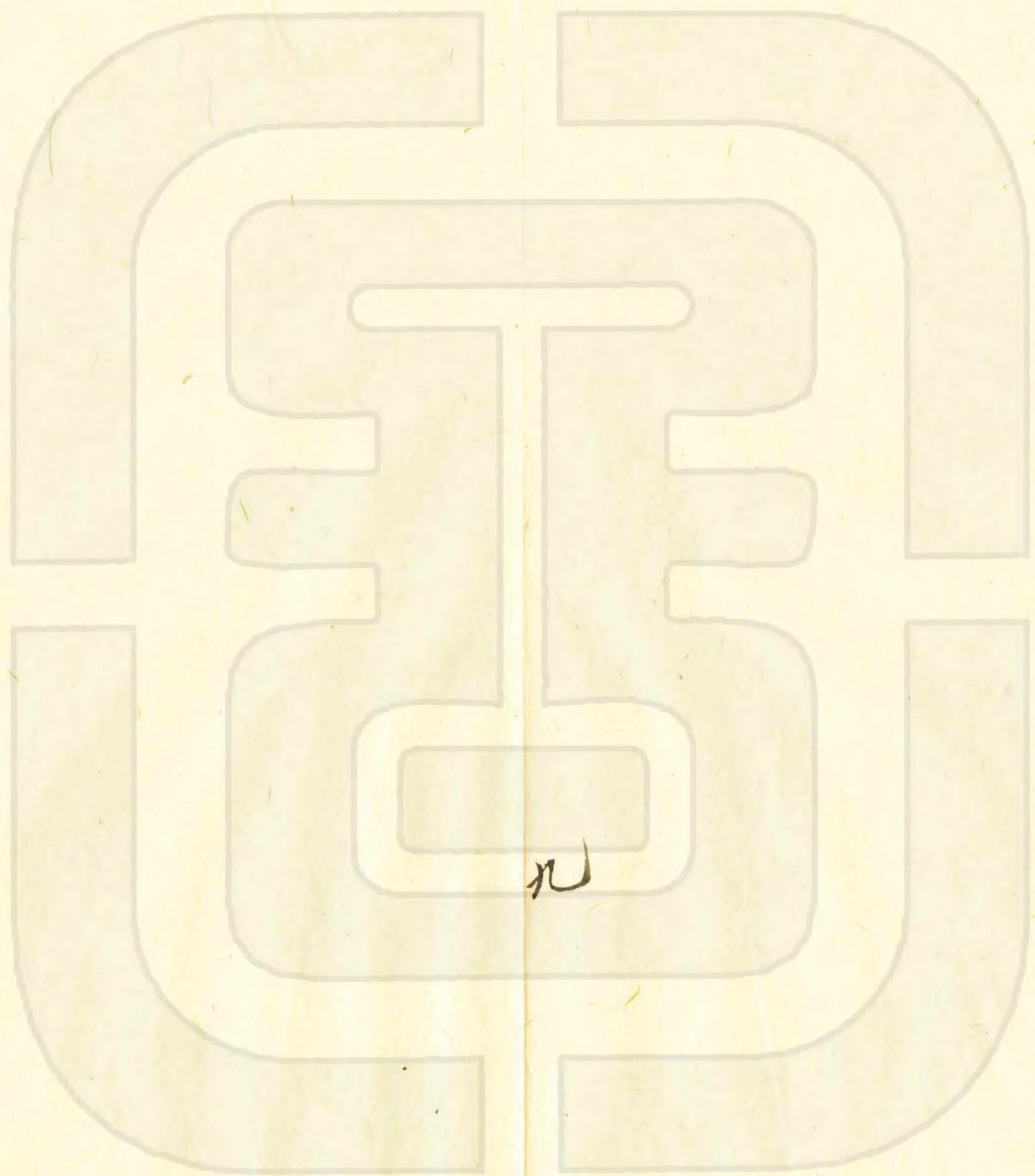
滇鹽或可無分彼此今蒙 皇恩遠播改食川鹽

若無印官督率捕役於衝僻路徑分頭巡緝則滇

鹽味苦價貴川鹽味厚價賤小民喜賤惡貴私相
買食不特川省私販乘間人賈即滇省私販亦將
乘間出買兼恐附近蠻夷勾引生事漸為聚訟之
場問之弁兵難周問之州縣則稽查甚遠滇省黑
鹽數萬課額較前更恐難銷此平彝縣治之亟
宜請設也彰明較著矣茲據布政使于三賢按察
使佟世雍糧儲道副使張仲信驛鹽道副使子嗣
昌提學道副使張傳等會詳委員勘明將平彝舊
額仍舊歸還併將附近平邑羅平霑益二州征收
之亦佐即中下伍兩營勲庄余家堡等處改歸共

征秋糧夏稅正耗米麥一千七百六十四石五斗
八升零共征丁差等銀一千三百二十九兩七錢
七分零商稅銀一十四兩九分零在他省固屬小
邑在滇省寔為中縣等因造冊詳請前來合臣所
議均屬相符相應恭疏題請將平彝廢衛改為平
彝縣治設知縣一員典史一員訓導一員鑄印銓
補其多羅驛原在平彝城內并請將丞裁去歸縣
管理平彝縣學照依中學進取文武童生各十二
名以為有才廣教之治如是則地方永得安靜蠻
夷有所懾服私販無由侵擾鹽運免致壓欠且

於滇黔出入重地藉有印官分守邊方不致無裨
益再照學宮衙署等項尚有原屋臣等自當捐修
合併聲明除將設縣事宜造冊送部外臣謹會同
雲南撫臣石文晟合疏具題



清溪洞記

明副使麗水人張敦仁

清溪洞去平彝僅五里洞去溪僅百尺然平彝溪
流以百數而此水獨清故以名溪洞亦因以名云
洞東向一小山斜掩故遊人至洞僅咫尺猶未
得見磬折而入洞始豁然洞門高十餘丈濶似之
洞之內其平若堂可坐百客再折而上其高若台
可坐數百客台之後一洞深窅洞口則石乳垂
各極天巧而當中一石下垂至地其色微白若玉
柱洞之內多怪石有似鯨者有似角豹者皆作外
奔狀詢之士人謂此洞深不可測中有石如几如

几

榻如鐘鼓叩之有声欲往觀非連首不可予曰此
豈神仙宅耶塵鞅中人不得為神仙辱故弗入洞
之左別有洞聲勢頗底窪可容數百人稍後勢漸
高怪石峻嶒如憑虛樓閣好奇者每攀躋而上又
其上為絕壁有穴如小龕一僧跌坐其間短衲穿
結招之下乃下麾之上復上輕利如猿猴人咸異
之嘗謂雲貴之水多伏流水所出入而洞因之故
未甚稱奇此洞迥出山陬若神劈鬼鑿非他洞比
奇哉平彝去滇數百里去京師萬餘里地愈僻洞
愈阮人跡鮮到而洞之名未甚章々也惜也時同

閩

遊者大參高泉謝君憲簽一江梁君開帥裕菴趙君皆有事茲上而參戎魯峰曹君則鐘灵此山者也副使白山張子以幽潛長故為記云

國朝重修平彝衛學記

平彝教張全斌雲南人

粵稽天地鐘芸生而獨畀靈於人毓群黎而必萃精於聖以聖人能成人成物而贊化育之所弗為者也故生數聖人於始養欲給求民得以遂其生安富尊壽而治統以昭生數一聖人於後開厥心思民得自見其仁義禮智而教統以著此素玉之所以有裨於民物有功於群聖補救於乾坤者也

王

十

雖文明之運昉乎羲軒繼乎二帝紹以三王而服相傳但吾夫子出有其德而無其位易治統而為道統闡庸道叙彝倫正人心於淳厚勢處群聖之所甚難功為萬古之所獨絕凡有血氣心知者罔不服其風哀其教相安於君臣父子之間潛移其性情入於善政而不自知甚矣哉聖人之弘也與天地而相終始者也是以有教養斯民之責者靡不修崇廟典以彰風化為生民之攸賴也平彝為入滇首衛學肇於明人文間出廟疊因兵燹廟宇傾歆人才失其教育士習未克丕揚茲值督撫會

址

題修葺滇黔各屬文廟平彝獲遇綏遠大將軍云
貴節制使蔡公毓榮按臨荒衛見廟埋衰草座龕
飛塵捐金五十重修舊址藩司李公世昌捐金二
十郡侯柳公景芳捐金十兩共襄厥成通學庠生
咸出銀米兩所軍民各助工役衛守張祖純捐金
二十千經驛斌各捐數金管理方之泰竭力贊襄
故雖未獲烏革翬飛竹苞松茂而草創有基俾後
之君子得以講學於斯習禮於斯黎老扶杖而現
小子得以有造皆大將軍之作人也大中丞之振
興也藩司郡守之裁成也故記其巔末為後重修

十一

杖

之君子勸

國

清溪洞記

南寧令
休寧人程

封

黔入滇之六十里有城曰百平彝去城三里許有
清溪洞傳者謂下有溪：水流入此獨清故名焉
洞口軒敞初入若堂可坐百人再上若台可容數
十人有大石壘：下垂若柱柱以內幽悶不可入
遊者淺測之謂現止矣順治庚子十二月予隨郡
守李君司馬俞君別駕陸君遊焉望洞中不知其
深淺之所至遂勃心動欲往入不果明日復遊
命土人執苴鄉導先入予隨郡守諸君各多携吏

後僕從奮勇以行不數武洞勢陰闐群火無光予
生怖悸不欲入奈前後左右皆怪石峻增中通一
線兩人相牽後人踵前人履跡援引而上前人隨
土人火光因得縱觀所謂石床者石几者石田者
石塔者石笋者銳而出為虎牙者尖而背為熊耳
者角而巖為牛首者冠而峭鷄頭者奇矜怪狀不
可名象再入里許旁一小罅僅可容一人僂偃屈
曲而入若石級然中若堂若廡門垣壁俱備郡守
曰此仙人修煉所也天造之巧非五丁之力所能
鑿成行到岩石窅窅之際又以觀止矣土人云尚

十一

十餘里與紫泉洞通遊人畏險難不欲入及出土
人謂旁一洞上有石鐘石鼓在焉急命更草尋至
其地皆石笋垂十餘丈持石叩之噌吰有声雖鐘
鼓之響不能亂也再出見石柱悉自平地崛起特
起似有骨氣人決無阿附其石之高者仰視長餘
丈上非絙索扶挾不可得而登也因思石鐘山記
云事不自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予小視天
下以為茲洞甲於天下不僅甲於滇也而未嘗見
稱於昔於遊者豈昔人盡皆皮相即一山亦必待
人而得名耶予從郡守諸君驚訝久之時草火漸

微曠然得明噓笑而出

國朝 驅虎牒

知縣 任中宜

窈惟 朝廷建置郡縣原以禁暴安良故吏與民
最親疾痛必救豪強必鋤城隍神亦猶是也城隍
之爵與縣令埒其土與縣令同蒞所異者陰陽之隔
耳而捍災禦患神有力焉平曩古荒服地介於滇
黔之交今 上始詔立縣以奉宣教化善者劝惡
者懲民咸雍熙於化日光天之下何意蠢尔猛虎
離其巢穴負我郊岵晝伏夜游吞噬村落宰豕民
不安矣近復偏入城郭踰垣傷人民益惶惶日未

牢

十三

沒而掩扉客將行而躑躅以 聖天子声教四訖
威德遠播之世而可容此噬人噬物之暴類與其
間哉中宜與城隍神智難辭其責為此移牒尊神
祈為大振陰靈凡我境內猛虎期於三日內驅逐
入山毋令復入村落其曾傷人抵命之律者照殺
人抵命之律亟為冥誅以正法典若神力不及此
中宜急命我山虞挾弓矢操戈矛而與虎從事神
其默佑克稱厥職益昭神之靈應謹告

問閱古良吏傳而見虎渡河涉江事心竊異之
乃不令捕之而虎伏厥罪登封簿移文嶽神而

虎飲爪歸山則知莫猛於虎而亦未嘗不沐法而
惕威也我山陰任老夫子令平糶之五載吏畏民
懷善劝惡德真信乎豚魚而口碑載道矣壬午八
月山村有虎三五成群噬畜產間至噬人我夫子
計呂虞人搏之轉念弓弩兵衛駭人耳目且恐負
隅之威或至傷人於是致齋移文縣城隍之神令
陰馭逐蝶後三日虎果潛踪歛踪縣之威頌夫子
至誠感神福我無疆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吾因
之有感矣莫蠢於物莫靈於人昔孔子過泰山之
側聞婦人哭而曰苛政猛於虎夫政之苛也而猛

於虎殆揚子云所謂虎而翼者乎被殘自性生雖
日呼天而籲之而亦未必肯悛也若夫子之知有
虎而必欲馭之神應如響其心與政之仁孚於冥
冥不於見一班耶馬龍受業查奉璋謹識

國朝

邑侯任公去思碑記

平糶舉人 王憲

公諱中宜字宏文號懷庭浙之山陰人由歲貢來
宰吾邑邑當新治也康熙乙亥冬大府以地當
滇戶請於平糶廢衛置縣益以亦佐故地詔曰可
兩子夏姑蘇趙公履任未幾而去諸不逞理乃邑
當除舊維新不有治人以立治法其何能濟茂寅

宇

秋我任公來蒞下車之初見土宇荒殘人民凋敝
亟進諸父老資其利弊願一切與之更始邑中人
亦喁喁然仰維新之化公年富力強加以勤敏暮
年而政和人悅請于朝邑篆之頒自公始也初賦
稅官無細籍輸將聽書算操重輕公新為科綜之
宅尔宅田尔田飛詭弊絕矣城垣歷久傾圮公鳩
工庀材甃以磚石門各蓋樓三楹以壯圍堵观山
川為之改色公以礼讓之不興由學校之弛也方
聖天子崇儒重道文治光華平雖岩邑甯解忠信
宮墻鞠為茂草可乎爰除荒蕪新殿廡門墻春秋

十五

聖

獻享歲時課誦足以妥先靈而育英髦已又憫子
弟之不學而竄貫人多也創義學捐俸延師申冒
籍之禁甄拔寒士入庠者百人朔望躬詣講所宣
聖諭民知向化若决訟也虛以求其精明以燭其偏
尤言立折人不敢欺草生囹圄歲不過二三十牘
噫何其良哉先是平俗多輕生眚眚小隙動輒自
尽其命以相儲害公悉其奸不予理於是邑中絕
無投環赴水之惡習有鄉蠹煽訟惑民者公桎梏
之而坐諸加石德而化之威而惕之息事甯人始
未有過之者地當滇黔之交為宵小淵藪莽伏探

丸行旅苦之公明禁令嚴保盜賊屏息良民販賈
卧始貽席矣最難馴者獬狴公示以威信膏以寬
仁稚髻披氈之輩在匕膜拜而頂祝且性甘淡泊
不妄受一錢人或以苞苴謁者斥却之下猶面頰
而心忿其私廉而有守清譽遍於滇之東西迤馬
往者虎出入村郭殘人噬畜民咸恐怖公又為疏
牒神三日而虎屏跡偶遇旱潦公禱之而上天輒
應自戊寅迄丙戌時洽年豐家給人足咸謂公之
德厚所致云 大府稔其賢能壬午歲權馬龍州
戴愛篆甲申歲權尋甸州篆兩州士民戴其惠受咸樹

戴

愛

篆

甲

申

歲

權

尋

甸

州

篆

兩

十一

豐碑以頌而循良之聲聞噪人寰凡見：聞：者
莫不引領望曰安得任公一來而活我乎他如修
城隍祠以事明神建鐘鼓樓以培風脈捐金而供
億使節公出而募夫從役養老慈幼葺陋剔奸鋤
強梗正風俗闢土地招流亡修道路勸農工善政
難更僕數也兼之孝友成性禮義律躬身先為治
風行草偃而仕優則學手日一編與古明臣碩彥
相往復青燈午夜雖誦之声琅匕出晨析風簷鈴
閣間是亦近古簿書中所罕覩者也更擴拾遺文
參以時政著邑志以垂法守服官八載歷艱辛而

無倦臨大事而不擾凡有關於民院侃然抗論
於大府之前必期事定而已或以利害揚之正色
力拒畧不為動間遇羽嚴務不分霜晨雨夜單騎
直往咄嗟立辦生平勤慎勇決鎮靜類皆如此今
年夏以秩滿遷興新州刺史邸抄甫至闔邑士民
不啻赤子之離乳母呱呱欲泣夫公之德及我平
人溥矣我平人受公之恩亦恐厚矣今一旦舍我
而去留之不可從之不能悠仁我思其曷能既獨
可幸幸新興去平不遠藹仁常陰此歌勿剪彼咏
勿拜不日陟崇階擁節鉞總我平人隸之宇下是

崇

十七

則我平人繫念之極思也公其必有以慰我俾兒
童竹馬刻日以昭其信乎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
母又曰有斐君子不可誼公之德應與清溪而長
流羅山而並峙矣敢覩縷記之以壽貞珉庶垂於
勿替云 以上錄舊志

重修平彝縣學宮記

縣知陳謚 優貢安徽池州青陽

平彝之有衛學由來已舊自
國初改衛設縣康熙四十餘年間任君中宜宰茲邑
建造學宮廓新殿宇規模煥然大備自是以還間
經培修不過仍撫舊制略加整葺而已迄今垂二

壞

百餘年迭遭兵燹宮牆殿廡多半頽壞荆棘叢生
郡人士會議培增基趾革故鼎新此舉亦誠善矣
同治十三年春予奉檄來守比土詣廟登堂瞻
仰之餘見正殿初成兩廡後殿及櫺星門各工程
均未告竣詢之因同邑縉紳互相評訟致捐資莫
繼猝爾止中為之惻然不安者累日爰啟請兩學
李孔二君並傳集在學諸生謂之曰今日之事功
虧九仞業敗垂成若不悉必妥議籌款次第加修
完善以藏厥功何以妥聖靈而培文教願出清
俸若干為之倡同人是其言舉欣然竭力傾囊

藏

六

解橐並於城鄉人士廣為激勸集腋捐資共襄斯
舉於以諏吉日鳩工而庀材凡越三寒暑而告成
從此菁莪棫樸造育有基將見人文蔚起平糞之
文教不蒸日上哉是役也監其事者李君燧照
孔君鑄顏襄其事者蔡生肇鏞楊生河洲李生恩
光馬生樹楨以及樂為翰將廣為勸導則城鄉之
同人先生均有力焉予忝戡此兩稔迄光緒元年
冬卸斯篆三年春調任芒部得平糞諸生致書索
誌於余不敏又何敢以不文辭爰綜其巔末而
為之誌

讀書子午夢初醒倏然有声驟至如萬馬奔騰驚
 濤暴漲震而恐之聳然起聽覺裂瓦有声振紗有
 声敲門打壁有声破竹傾盆有声又聞嘖嘖然荷
 喧雨鬧声轟上然迅雷烈風声簷前鉄馬雜以錦
 錦声閣上金鈴共以鏗上声蕉宿落葉晰瀝声芽
 階殘紅點滴声父老驚訝声兒童吵嚷声不聞鷄
 鳴声犬吠声鳥雀喧呼声於是心有所疑開門起
 視但見若粒若蛛非砂非石厚者薄者疎者密者
 大者小者跳躍如秋荷承露錯落如**疎星**在天極

十九

壞

力形容莫可名狀既而風止雨收雲歛雷息耕者
 歸牧者返皆曰禾苗損矣豆麥**壞**矣牛羊被傷矣
 噫吁是物之利害而能若是耶因進父老而詢之
 僉曰此白雨也每當春夏之交則有之或一方一
 隅其所以摧折物產者莫此為甚余恍然曰雷也
 白雨之呼俗名也不覺喟然有感而相告曰是殆
 天之所以驚悟斯人也不然上天有好生之德五
 風十雨猶恐物之不能滋生長養豈忍一朝而損
 數百萬斛已成之民食乎蓋以人之有奸詐心有
 險阻心有欺罔刻薄心故降此災以為斯民之一

醒忿也人可不去奸詐心存忠厚心化儉阻心為
正直心變欺罔刻薄心歸仁民愛物心孝子弟悌
心尊親敬長心度可回天而甘露被野嘉禾遂生
無烈風淫雨無水旱災殃共樂

昇平同登仁壽之域也僉曰可聽拱手而退

鳴鳳山記丙申春

竹虛草堂

嗟乎名之難得也古今來磊落英多懷奇負異之
士不遇其人不逢其時沒世而名不彰者不知凡
幾矣斯不獨於人惟然而於物也亦猶是焉如縣
城之鎮山今名為鳴鳳山者是也自建衛設縣於

二十

今數百年矣鬱々茲土而無以名焉豈前乎此無
其人而山故悶而不彰歟抑山之知己難逢而猶
有待歟余嘗謂縣之山夥矣大者以十數小者以
百數美惡均有名焉今但即其最尤者而略舉之
如縣之東則有宣威巒岡縣之西則有落蒙定南
縣之南則有白馬狀元縣之北則有蒙洞后所居
然列于名勝此山為一邑雄鎮諸山仰望縣治在
焉獨無以名不惟此山抱城亦一邑減色也間嘗
見古今文人學士詩歌互答有羅山平岡平巒諸
古地名之稱余按縣舊志元始立羅山縣明一統

志謂在霑益州東南一百二十里落蒙山元史謂
在摩弥部東竟任中宜直指為多羅舖考落蒙山
在縣城西半里今之旧城山多羅舖在縣城西十
五里舊為設驛處平夷鄉之名昔以衛名今以名
縣而非以名山也平岡則有名而無寔平巒則有
驛而無山則山之無名也由來久矣山之無名固
屬前人之畧獨不解後之賢達亦多建置閣有鳴
鳳橋有迎鳳是必有所取而名也而獨不以名此
山是豈山之幸也哉今得余而始名焉曷莫非山
之幸也然余之名此山亦即鳴鳳迎鳳一城之遺

二

意且以山之形似飛鳳翔飲而故以名之詩曰鳳
凰鳴矣于彼高岡余為此山詠之山若有靈其許
我乎山以我得名我為山作記吾知後之覽者必
將有感於斯文而歎名之難得也然寔至者名必
歸不患無名特患無寔彼夫懷奇負異之士亦何
患名之不立乎不獨山為然也

游溫泉記

天生塊澤之間有溫泉焉

李竹虛 丙甲春

良宜之西有湯池焉流潔而溫蒸上然有似釜中
之湯而未沸者昔楊升菴曾題為天下第一湯余
不獲往觀焉魯有沂水點也曾借以鳴志亦僅得

之紀載而徒嚮往焉天生塊澤之間有溫泉焉出於河濱源清而潔性溫而平着於肌膚宛暖而滓賦應不減於宜良之湯池魯上之沂水居人每借以為滌瑕蕩垢修禊之所往來絡驛雖嚴冬不廢甚稱述之甲午春余偕亡友楊君在南往游而試浴焉寔有如時人之所稱述者浴罷而風其爽快更難以言喻但山路崎嶇車馬莫通須攀援而下在南曾謂余曰是泉惜生於河濱騷人逸士足迹罕到名是以不彰使生於平原曠野其灌溉不知凡幾千萬利而一時風詠歌舞又不知若何安知

二二

不與沂水湯池而並稱歟余曰是不獨於物為然也而於人亦若是焉彼夫懷奇負異之士使得置身通顯抒其抱負功濟當時澤及後世豈非大丈夫得志之所為歟乃衡茅伏處盤澗嘯歌其湮沒而不彰者不知凡幾是不獨於無為然也在南領之今春友人而重游之約既傷夫在南之不遇而負累費志以歿曾幾何時而物是人非能不悲歎是以不果往彼夫在南其人者亦懷奇負異之士也

清溪洞記

李思光

去縣西二里有河奔流激湍四時水色常渾澄之
不清斗水積沙泥數升性使然也居人目之為小
黃河亦夜郎自大滇人多見山少見水故也河之
上有洞洞之中有溪上清而潔洵一隅勝概而為
讌游之佳境也洞之奇形怪狀天造地設前人記
之詳矣余始不具論而獨於溪有深異焉異者何
洞以溪而得名溪以清而見賞今者有溪之名無
~~之~~實此溪余之所深異也聞之父老道光年間倏
爾暴漲忽焉沒矣計至今將近百年其伏而不見
者豈欲自完其天與世相違故隱而不見耶抑以

三

衆流皆濁惟己獨清不肯以身之察上受物之汶
汶故秘而不宣耶如欲自完其天與世相違溪之
自為計得矣若以人濁己清故秘而不宣是則余
之所不取也夫天地之大也兼容並包相生相育
道固并行而不悖太山不嫌土壤故能成其高河
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大聖人不泥滯於物無行
不與故能造其極至况水之清也無魚人之潔也
無徒使徒清流自居而處人以污下其禍有不可
甚言者矣故仲尼不為己甚亦以志在澄清而有
所不能也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余因繫之以詩

洞內溪自清洞外溪自濁清濁莫相混一見一
隱伏我笑山靈隘空洞難容物試看東洋海涇
渭分與不

平夷羅山考

光緒二十一年
端陽節午

邑李思光竹虛

平夷之名於古無考漢元鼎六年平南夷置牂牁
郡領縣十七第五為平夷平夷之名始見於此蜀
汗章武元年李恢領交州刺史持節駐平夷晉永
嘉三年分牂牁立平夷夜郎二郡唐貞觀八年改
盤州領縣三附唐今興義縣盤水在盤江上平夷至元十三年
始立羅山縣領於霑益州明洪武二十一年築平

二

夷堡二十三年置越州平夷二衛平夷之名層見
疊出而其地終莫能指惟建文元年築衛城於舊

城山元謂落蒙山

弘治七年遷築今地

元謂平夷鄉

國朝康熙三十四年仍衛治設縣恪有可考然旧志
載明一統志云陸涼州即漢平夷縣也謂羅山縣
在霑益州東南一百二十里平夷鄉落蒙山滇後

記謂洪武二十三年建平夷衛於化勒鋪

按年當與越州衛並置以備

阿資之叛服不常也其地平行人烟稠密與長治里大河高山五寨且與普安縣
關基六寨相連為阿資竄普安出沒處於此置衛以防之容或有也後始遷
於舊城山再遷於今地也又普安所志謂平彝廢縣在州地
今改名思樂鋪

香羅山下羅山縣亦在是即晉平夷縣故址也又

有平夷所之名諸多紀載迄無定所任中宜謂漢
平夷縣當在厄勒堡元羅山縣當在多羅堡古城
寨為明初衛治平夷鄉乃今縣地其平夷鄉之名
亦由來舊矣以山川形勢道里據之其言近是然
陸涼州為漢平夷地亦非無因也夜郎將猗興古西
平州盤州累朝建置其名雖殊而其地則仍舊今
滇之曲靖黔之西皆屬焉明一統志謂普安亦佐
陸涼屬盤州而無平夷普安志謂所即古盤州地
附唐平夷盤水屬焉而無陸涼又唐書謂西平州
故興古郡地其南交州領縣三亦即附唐平夷盤

二五

水元史謂西平州在南寧州今之南寧縣之東北據南盤
江北盤江之間明一統志又謂霑益唐初於此置
西平州滇通志古蹟西平州故城在霑益州東二
里霑益之名元初始見舊志謂即唐盤州領縣三
交水石梁羅山名梁縣志謂在州東北五十里石
梁山屬曲靖路志謂在所西與永山廢縣屬普
安路交水城今霑益州治舊志謂在州南二百三
十里順治十六年始遷霑益州於交水城則治當
元明不知何所以交水方里言之當在普安以羅
山方里計之當為今州地左近愚意二百三十里

當是二里或鈔傳之誤蓋州南當日一州東南今
州治二里太平橋外有舊州之名故老猶及見之
今廢疑即古之霑益州且於石梁羅山方里相便
於遷徙也近是至於未可知以李恢之隨丞相南
征按道向霑益州云南省也轉戰盤州普安諸處
也由是言之李恢之駐平夷多在縣地但海酋窟
本越州今陸涼平夷南甯霑益普安皆有其地而
陸越猶近意謂漢無陸涼等州名平夷已在十七
縣數晉又與夜郎同立郡其地必廣陸涼為平夷
地亦莫可知後之志者遂駐為陸涼漢平夷地也

二六

中宜謂平夷雖一下縣而地字幾遍郡治亦疑陸
涼為漢平夷地特無明文未敢定也姑留以考夫
平夷所之地舊隸云南屬縣地洪武中始割隸貴
州普安而其名仍舊廳志遂謂平彝廢縣在州屬
平夷里西五里香羅山下並謂羅山縣亦在是豈
以平彝之名而及之歟抑以羅山之名而及之歟
不知香羅山下之城當是舊日平夷守禦千戶所
城也並非漢晉平夷縣城也所志因平夷之名而
遂及之殊未深考耳應以中宜之論為是尚容博
考以登之姑著於此

五言律

明

入滇

雲南按察使

張時徹 浙江新縣人

天邊乘傳客 歷險到殊方
草長知烽息 民流屬歲
荒巖花薰澗 磬木葉墮衣
裳何事秋風起 愁看白
髮長山路 日多雨我行
猶未休 碧溪雲不定 青
草瘴仍留 客久旌旄落
天空 鶴鶴秋卜居 何以賦長
嘯 攬吳鉤

平彝衛

雲南布政司 彭而述

號禹峰 鄧州人

路入茅華縣 溪邊忽有村
環山簇石笋 拔地起松

之七

根苗女鷄窠 課保翁燕麥
屯喇麻罈內 酒何必讓

金罇

滇境

雲南學道 山東海鹽

吳自肅 號克菴

纔入滇南境 双目分外明
諸巒環秀色 芳樹帶交
情 亂後民風險 秋來夜
氣清 相看初攬鬢 何敢負
生平

晚入滇南勝境

昆陽知州

蔣全銓 長璞山 江南長洲人

行盡黔陽路 南中自一天
僕夫力愈勁 稚子喜從
偏落日留殘照 疏林起暮
烟 旅吟猶未懶 回首意
茫然 文章相見晚 意氣問
交初 一日乍言別 長懷

偏

應有餘出疆惟憶友下榻只觀書重疊情難話僕
夫已策驢去年春月至今歲又春還車馬青郊日
蒹葭白露天心從樽下約書自雁邊傳莫作離情
看相知應有緣

宣威閣萬里亭七言律

萬里觀風此地游天涯到處是神州江城滿目羸
新賞原隰關心結暗愁能卧淮陽思長孺獨通西
域狀班侯霜輪不負蓬孤志應有射狸避遠取

滇南勝境

激江趙士濂使部

天開勝境彩雲生金碧由來獨擅名唐代車書通

六

詔外漢家台沼逼昆明四時草木無寒暑萬戶桑
麻絕戰爭此去漸看萱舍遠登高陟屺不勝情

游清溪洞

清流如帶浸芙蓉行過村橋翠幾重古洞石蓮千
葉吐幽岵玉笋危云封扶筇祇為探奇至埽徑何
期載酒從自是將軍能愛客不須蓬島覓仙蹤

和韻

鹽提舉号元臣
浙江蕭山縣人來度

何年巨斧闢芙蓉擊碎空山翠幾重玉液霏微曾
不涸白雲飄緲竟難封新秋集雨催寒至好友臨
風載酒從顧我西行廖落甚何能勝地續游蹤

和韵

按察司經歷号旭庵
廣西臨桂人

何清

千年鬼斧剪秋容
鑿破鴻濛竅幾重
玉乳滴殘仙桂經
石鯨斜倚翠屏封
檄傳巴蜀文章古
望托東山杖履從
明日倦懷千里路
聊將別意寫離蹤
明石龍古寺
平彝衛教授号紫雲
尋向舉人
境入滇南便翠微
禪閣曾鎖石龍歸
安排鱗甲埋芳草
怒捲滄溟送落暉
吟月不辭甘露冷
乘雲還帶篆烟飛
早知琪樹逢僧話
莫向山頭顯化機

東嶺晴雲

高峰萃岿擁卿雲
咫尺陰晴翠蓋分
五色絢霞呈

元

鳳翥千尋疊嶂耀
龍文憑風舒卷開
天幕送雨蒼茫轉
夕曛維嶽降神先
應瑞東來紫氣正
氤氳

密岡翠竹

遙望晴雲鎖翠巒
千叢曉露濕琅玕
秋來不染湘妃淚
雨後長懸尚父竿
聽盡鸞蕭明月裡
披殘鶴氅遇林端
衛邦不減淇園賦
秀色於今尚可餐

宣威曉月

玉壘曾聞將畧敷
鉄衣千隊戍雲孤
一声畫角傳刁斗
數點疏星列戰圖
宿老梅花窺仗莽
吹殘楊

烏伏

日柳泣樓烏
滇南半壁資英武
晚望江頭日未晡

玉真仙橋

烟橫白石壘平橋留下仙踪尚未消古驛月明金
作履長林風送玉吹簫牛眠野渡知春牧鷗洛新
堤倚曉樵圮上伊人今在否垂楊深處不須邀

白馬留泉

樹藏煙雨噴流泉引得龍媒到水邊卧老松花身
帶雪嚼殘楊柳鬣鋪綿雲深空谷原無影月滿寒
潭似欲旋一井尚存天馬去声嘶兀自咽潺湲

壑

秋霖眾壑赴橫塘暴怒平頭噴八荒岼滾蓼花蛟
眾壑秋潮在胡麻橋

二十

俯仰波翻菰米雁翱翔漁舟競渡歸人晚牧馬驕
嘶過峽忙流灌東郊禾黍感潮回月下聽滄浪

清溪仙洞內有池名玉液

洞口花開無數春千層幽窈駭游人鐘鳴列石鯨
貌吼灶突生風虎豹蹲流水有田通玉液陰房無
鎖斷紅塵年年似有神仙至不為桃源好避秦

國朝游清溪洞

裴貴總督

范承勳

洞壑西南遍已塲爭知黑箬亦丹邱雪泥細馬穿
林濕風籟溪橋曼玉幽獠若自來銅作鼓仙家雅
愛石為樓熒々松茸芝房曲清畫潭宜秉燭游

雷留

風暖泥融雪未消
經冬木葉未全凋
須停鼓角聽山雷
莫以車徒溷野樵
樊烏羽千溪口
浴梅花鬚向客中
飄採風更入前山路
六詔春深誦帝堯
蠻煙盡是彩雲消
驄馬重來興未凋
豈為野遊携竹杖
多因問俗狎松樵
風翻石隙雷為動
雪入平林梅正飄
握手還從樓上望
遙二萬里樂唐堯

滇南勝境

管顛

路入滇南第一關
黔峰登陟息辛艱
茅從宣嶺分 昆海地闊滇溪拱
玉山稜：松風傳野
外溶：煙縷入雲間
幾家廛市無多景
已與羅施不一班

三二

縣

清溪洞

洞曲青山日影斜
門前車馬最繁華
溪流石壁甘泉冽
清上雲巖爽氣餘
香霧紛振浮月窟
滴垂疏嚮散天花
探奇高士經遊覽
何事蓬瀛更泛槎

任中宜

入滇南勝境

鳥道梯空鎮日躋
松關路迫破霜蹄
彩雲尚在千山外
沃野仍過六詔西
風生馬足丹霄近
霧障征途絕
巘低莫漫三危勞
禹力堯封果應遍
雕題

平彝縣

山城斗大披蒙茷
喪亂人傳故武功
塞下民畊留

野戍天涯官定集哀鴻鼓刀有術群爭披製錦須
才我未工敢以清勤答 聖主嬰童焚女沐皇風

清溪洞和韵

入滇名勝此獨搜一曲溪流繞碧丘
花放杜鵑春未老月窺石屋章偏幽
芳時載酒苔沾履得句題詩客倚樓
我亦公餘無箇事東薪時趁野人游

句

再詠滇南勝境

彩雲深處劃滇疆嶺上茅分古夜郎
北望 帝京程萬里南瞻全馬路
遐荒蠻煙瘴雨迷寒暑火種刀耕
足稻梁壯矣河山烽燧息來游一任
醉羲皇

三二

制

石龍古寺再詠八景

佛光曾聞迦葉先旃檀龍象首南天
聽經法應飛甘雨制毒安依入定禪
鱗鬣塵荒迷徑草鼓鐘寺廢老蒼烟
祇今過客憑高望徒有松濤到耳邊

玉真仙橋

翩上飛鳥入雲初雨霽長虹澗渠海上漫誇方士
術圮橋疑授老人書幾声鉄笛餘長嘯數縷清煙
薄太虛班剥苔痕迷蠟屐空留仙影亂樵漁

眾壑秋潮

寫

縱橫山雨寫清秋萬壑奔騰激湍流傾洞声高幽

谷迥增以響答乱雲浮橋邊駭浪飛孤鷺沙上驚
滿避宿鷗漲入平田添野色寒空一碧韵悠悠

宣威曉月

千秋朧朧辨升沈桂魄何年注巨浸團影不聞殊
海朔清光轉見破晴陰星斗涵波分碎玉風雲湧
浪爍流金更看曉角吹霜處越之生輝透遠林

密岡翠竹

東嶺雲深綠玉叢輕翻翠浪泊蒼穹餌饒應似質
笛谷辟客偏宜汝穎翁曲徑微聞声漸瀝空山日
照影玲瓏誰瞻淇澳歌君子正尔菁之弥望中

三三

白馬留泉

昔傳滄水生天馬今見神駒出日南丹嶂溪浸泓
一碧紫雲影竄注寒潭頓竊渴飲虞泫水服駕霄
騰昧谷嵐餘漑微濡還服之教人空自憶驂騑

東嶺晴雲

陰霾浮霧鬱雲根忽睹朝陽射小軒金籠玉山輝
草色半橫金柱破霜痕白衣變幻臨蒼狗丹鳳飛
颺趁海鯤任太虛真不礙惟留清氣自高騫

平彝老人

平彝老人髮兩肩衰七訢語淚如泉時收斗粟輸

徭

田賦日向諸隣乞米錢風雨飢寒趨路側子孫流
落避兵年青春有伴難還土白首無家尚戍邊官
裡征徭何日已軍中苦樂古來偏魂驚鼓心猶怯
臂中飛狐肉盡穿獨去負戈巡夜若誰來銷甲種
春田敢愁溝壑填衰朽只擬封疆息燧煙我願麾
前法唐將籌邊有策到今傳

五言古 國朝

平彝八景

石龍古寺

古寺深山裏蕭疏意冷然陰晴分寒暑風雨判黔

三四

滇龍豈池中物何來岡上眠待到春雷發乘時欲
上天

巒岡翠竹

巒岡山下路翠竹喜森森風雨鳴金石蕭疏最宜
人叢篁深處好意欲尋幽居聊拓三間屋時還讀
我書

玉真仙橋

雷声和電影頃刻雨交加何處吹笙起遙聞賣酒
家橋邊曾進履圯上憶傳書不是仙人至何來迹
宛如

宣威曉月

月出鷄鳴候征夫起早行宣威山下路浩魄一輪
明零露猶疑雨疏星尚在天五更霜角曉清氣逼
征鞭

白馬留泉

雄鎮萬山巔丹崖產碧泉不盈亦不涸甘冽清且
漣引得龍媒到驕嘶飲便至今遺迹在風雨護
靈壇

象壑秋潮

八月湖水平秋澄萬景清何來聲謖反作不平

三五

鳴萬壑千蹊度蕭々木葉寒驚濤時暴漲風雨滿
林端

東嶺晴雲

最愛城東景卿雲嶺上生每逢天際雨轉覺日添
晴寶氣千重結祥光一色呈巒岡山下竹望眼倍
分明

清溪古洞

曲折城西路清溪水一灣撥雲尋古洞倚石叩禪
關室密容僧住堂寬供客閒別開仙佛界疊翠鎖
層巒

亦佐舊縣八章附

夜月明潭

寒潭千載碧萬籟寂無聲浩魄蛟宮映疏鐘遠寺

塊澤漁歌

風雨鳴三角叢篁聚一阿漁樵相互答烟霧滿笠

十里花香

送客春深處山花十里長幽人欣獨賞風約滿林

三六

天生玉洞

古洞臨深澗天然一石橫往來行旅客莫不歎生

札村松韻

茅屋依山住松陰石徑深好風吹謾、雅韻最宜人

東流西水

是水盡朝東斯流迥不同泉飛簾倒捲煙霧半空

矣層名山

此山若有神禱之而輒靈五風兼十雨相與振鷄

烏龍密箐

密箐宛若蜓載飛而載潛蔚然深秀處雲氣共盤旋

平彝郊原送客

趙進士

與君聯袂踏晴沙欲訴離愁日已斜大野風聲翻落木空山雪竟入梅花馬嘶殘照催行色人立荒原老歲華果是客中還送客羈懷從此倍思家

遊清溪洞

趙桂

三七

東

未

清溪繞洞旁白雲迷洞口洞上魏驚猿洞外蔭垂柳我昔過斯地碌碌風塵走今朝續勝遊聯袂招我友策杖問鱗叢捫蘿陟峻峻豁然靈扃開一天祢小有削壁割青冥神工肆雕鏤洞後尤深還窺之頗昏黝山僧東炬前教我行低首上忽登雲梯下忽墜淵藪躡足履巉岽怪石都奇醜愈進愈幽曠萬象森結紐銳者或如矛覆者或如岳或蹲如餓鷓或立如老叟或為蛟龍蟠或為獅象吼婀娜瓔珞垂纍若金章鈕最奇巨鬼搏槎柯出双手左顧勢畧平行彷彿開戶牖矮凡列棋枰神仙事或有

白

再進乃拗折嶽崎碍足肘惟見清冷泉涓涓盈石
一斗一斗亦不醉茲遊信非偶

滇南勝境

趙桂

鳥

連岡望與白雲齊絕頂登臨駐馬蹄鎖鑰遠開金
碧外河山雄扼夜郎西春深古驛車書會月冷空
庭虎豹啼歎息鬻琴人不見巖花草自萋萋
群山莽：盡朝東峻嶺西回一徑通地湧虬龍占
石氣人隨猿鳥渡雲叢寒泉夜洒陰岩雪古木
晴豪大壑風咫尺丹霄疑可接振衣我欲陟蒼穹

六

石虬

穆皇當年遊八極鞭撻虬龍隨轍迹一龍狡獪不肯前罰向空山作頑石。今由來幾萬載陵谷頻遷石不改骨相嶙峋黛色深掉尾常欲赴東海乍起乍伏勢攫拿半縞半瘦鱗班剝山前怪石分成個小則鵠蹲大虎坐一龍大矯踞其巔清高穩似南陽卧風流仙吏称好事大筆點染擘窠字米巖下拜髯蘇駭從此衣冠比靈異我笑石虬徒箭劣從來神物貴難測胡不補入媧皇天否則幼入僧繇墨奚為不見亦不藏岨強踰伏空崖旁兒童騎

三九

苔蘚

弄華鮮蝕變化輸與初平羊石虬聞言怒起舞雷公隨之擊大鼓頃刻風雲自吞吐洒作南天十日雨

鬻琴碑

來携此琴來去鬻此琴去傷哉廉吏不可為幾載山城空叱馭山城記得使君來春滿河陽花正開外户不閉扉無吠中澤既集鴻何哀冰壺玉鑑清無底心水肯教門如市訟少庭間散吏衙塵甑之旁朱絃起三年課績循良奏百姓見肥使君瘦長途再將羸馬驅空囊只有焦桐售焦桐縱售值幾

閒

硯

何此去長安道路多
 黠吏胡盧掩口笑
 寶山空回
 計則訛吏自笑
 民自哭
 豐碑屹立山一麓
 一行巨
 墨雲霞章百年正氣射
 豺狼伏我來剝蘚
 訪碑辭父
 老往之為歎歎
 清風捲起萬松巔
 彷彿先生降靈
 旗嗟：一碑何足異
 去思德政塞天地
 爭似史筆
 照空山刻劃
 龔黃無多字
 不見硯山亭
 羊叔記貪
 夫讀之尚汗泚
 嗚呼貪夫讀此當汗泚

清溪洞

趙進士

豐嶂參差怪石巍
 巖簾無路入禪扉
 一灣流水通
 幽宅數頃荒疇繞
 翠微石上蒼苔寒
 溜滴窻前晴

四十

雨濕雲飛老僧釣罷
 捫蘿坐那管人間是與非

白雲寺

竹虛草堂

祥光呈五色瑞彩煥南溟
 如何云一片飛落黃河
 邊我憶古皇初東南半壁顛
 大風催雲霧散失在山顛
 後有女媧氏鍊石補成全
 求之不可得常伴老僧
 眠或呼玲瓏石或稱太華蓮
 人世有代謝往復幾千年
 我來縱眼觀審識舊依然
 意欲托雲根飛上九重天